

论科学认识和合理利用草原文化资源

——以蒙古英雄史诗《勇士锡林嘎拉珠》为个案

□ 陈岗龙

草原文化研究是一项系统、深入地探讨草原文化的内涵、特质和类型的基础性研究工程,同时又是直接为内蒙古文化大区建设服务的应用性研究工程。因此,草原文化的研究不仅要探讨草原文化的历史,而且还要关注草原文化今天的生存状态和关怀草原文化未来的发展趋势。草原文化研究的理念不能仅仅停留在草原民族过去的辉煌,而还要聚焦当今政治经济全球化和人类文化多样性背景下草原文化的可持续发展。从近几年内蒙古自治区草原文化研究工程所取得的成绩看,经过专家学者们的潜心研究和精心论证,已经对草原文化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进行了充分地探讨,取得了学界的共识,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赞许,也在理论上对草原文化的内涵和体系进行了全面描述,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石,建构了理论框架。而草原文化的内容丰富多彩,就像大草原一样无

边无际,做到面面俱到的研究确实比较困难,因此还需要选择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标志性草原文化进行更加深入地专题研究。只有深入扎实的个案分析和实证研究的成果才能构成草原文化研究理论描述和宏观建构的夯实基础。

而且,草原文化研究的理论成果在内蒙古文化大区建设实践中的指导作用和借鉴价值也日益突显起来,怎样用草原文化研究的理论成果指导和促进当代草原文化建设中各个具体环节的实施,已经成为草原文化研究工程的一个明确的现实目标。基于以上考虑,笔者结合自己在“草原文化研究二期工程”中承担的子课题《草原史诗文化研究》,对当今内蒙古各地地方政府及文化部门对史诗文化的发掘和品牌包装的现状进行了考察和思考,从理论和学术的角度对当今文化建设的具体实施做了一些反思。而草原文化的范围广阔无边,可以讨论的问题又复杂繁多,因此我就“小题大做”,以自己二十年来一直研究的蒙古英雄史诗《勇士锡林嘎拉珠》(Shilen Galzuu Baatar)为例,以点带面,对当今内蒙古自治区各旗县政府和文化部门的文化复兴、文化品牌战略及其实施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一些建议和对策。

一、草原史诗文化资源

研究草原文化的学者们提出“英雄崇拜”是草原文化三大基本特质之一,^①而英雄史诗最集中地体现了草原文化中英雄崇拜的内涵和特质,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英雄史诗是标志性草原文化。草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就理所当然地与英雄史诗联系起来。可以说,没有英雄史诗的草原文化不是真正的草原文化。

英雄史诗可以说是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专利”，仅就蒙古民族而言，在中国和蒙古国、俄罗斯境内搜集到的蒙古英雄史诗就多达六百多部，这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 and 民族所没有的。在这六百多部史诗中，既有《江格尔》、《格斯尔》、《叶仁赛》等长达几万诗行的鸿篇巨制，也有几百行的短小史诗。本文讨论的《勇士锡林嘎拉珠》只是其中的一部篇幅不足六七百行的短篇史诗，但是却很早开始就广泛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重视。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勇士锡林嘎拉珠》是一部流传范围非常广的史诗，在我国内蒙古自治区从呼伦贝尔的巴尔虎草原，到锡林郭勒盟的乌珠穆沁、阿巴嘎草原，再到阿拉善盟都有流传，而在蒙古国更是家喻户晓，可以说是一部在蒙古民族各部族中普遍流传的著名史诗；二是史诗《勇士锡林嘎拉珠》的主要内容其实很简单：有一天英雄出去狩猎，恶魔蟒古思就趁机抢劫了英雄的弟弟妹妹，又施魔法抢走了英雄的骏马。于是英雄远征蟒古思，依次消灭了蟒古思的喇嘛、妻子（有时候是母亲）以及从蟒古思妻子肚子里跳出来的青铜小蟒古思，最后解救出弟弟妹妹，返回家乡，过上了幸福生活。该史诗虽然篇幅短小，但是内容丰富多彩，层出不穷，文化内涵深刻，不仅有历史和宗教文化信息，而且还涉及到蒙古英雄史诗发展、变异的题材问题。因此，从20世纪初开始，蒙古学家们就记录整理和研究史诗《勇士锡林嘎拉珠》，至今已经有一个世纪的学术史了。^②其中，德国著名蒙古学家瓦尔特·海西希(Walther Heissig)教授对《蒙古英雄史诗叙事资料》的研究实际上肇始于对史诗《勇士锡林嘎拉珠》的研究，^③蒙古国著名学者呈·达木丁苏伦(Ts. Damdinsuren)院士和达·策仁索德诺姆(D. Tserensodnom)院士都潜心研究过该

史诗,并探讨过史诗主人公与喀尔喀蒙古历史上的人物阿巴岱汗之间的关系。而俄罗斯著名蒙古学家涅克留多夫(S. Yu. Neklydov)研究史诗英雄性格所体现的反天神精神。日本蒙古学家莲见治雄(Hasomi Harao)教授则把史诗《勇士锡林嘎拉珠》当做课本给日本学生讲授蒙古文化。我国著名史诗专家仁钦道尔吉教授是最早搜集巴尔虎民间流传的《勇士锡林嘎拉珠》并进行学术研究的人。在上述前辈学者所做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的基础上,笔者对该史诗的17种异文进行了比较和分析讨论,撰写出版了《蒙古英雄史诗锡林嘎拉珠巴图尔——比较研究与文本汇编》(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年),后来蒙古国科学院于2006年转写成西里尔蒙古文在乌兰巴托出版。这些充分说明了史诗《勇士锡林嘎拉珠》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和研究不完的学术潜力,也展示了草原史诗文化资源的潜在价值。可以说,《勇士锡林嘎拉珠》虽然是蒙古英雄史诗中属于规模最小、情节最简单的史诗之一,无法与《江格尔》等大史诗相比拟,但是和俄罗斯的《伊戈尔远征记》一样,在短小的篇幅中传达了巨大的历史文化信息。这也从另一个角度提醒我们草原史诗文化资源的丰富和研究任务的艰巨。

值得注意的是,史诗《勇士锡林嘎拉珠》是一部今天依然在民间口耳相传的活形态英雄史诗。笔者2000年出版《蒙古英雄史诗锡林嘎拉珠巴图尔——比较研究与文本汇编》的时候收入了当时能够搜集到的该史诗的17个文本。而近十年来,仅在内蒙古就不断地发现和记录到该史诗的新文本,不断有能够演唱史诗《勇士锡林嘎拉珠》的史诗艺人的报道,这说明了英雄史诗的传统依然在内蒙古蒙古族民间保持着旺盛的活力。^④在史诗

《勇士锡林嘎拉珠》流传的地区,已经搜集记录和出版了从西部的阿拉善盟,^⑤经过锡林郭勒盟的阿巴嘎和乌珠穆沁,到呼伦贝尔草原的巴尔虎的十余篇史诗异文,有的异文搜集记录的时候还保持着古老的喀尔喀——巴尔虎史诗无伴奏演唱的特征。而且我们还看到,《勇士锡林嘎拉珠》不是孤立地存在,而是和其他一些史诗共同在民间流传,说明这些地区依然保持着史诗传统,只不过是过去我们没有去发现和发掘而已。这些新文本的发现,一方面证明了内蒙古草原上史诗传统的活形态传承,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有关该史诗的研究课题依然有继续深入的必要性。

更重要的是,近年来一些地区的地方政府及相关文化部门将该史诗打造成地方文化品牌。由于政府和相关部门的介入,史诗的传播和发展进入了一个不同于以往民间文学原生态传承的新阶段。这就为我们如何科学认识诸如《勇士锡林嘎拉珠》这样的蒙古英雄史诗这种草原文化资源,打造草原文化品牌,带来了新的研究课题。

二、杜绝打造草原文化品牌过程中的“乱搬”问题

史诗作为标志性草原文化,是一种具有多重价值的文化资源。在世界很多国家和民族中,史诗历来是振兴民族精神和获得文化认同的巨大文化资源。史诗能够激励其人民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精神,是因为史诗有表达认同的功能。芬兰民俗学家劳里·航柯指出,史诗是表达民族认同的故事,是文化群体自我辨识的寄托。^⑥一个民族或国家遭受异民族侵略,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受到威胁或遭到侵犯的时候,是人民最需要民族认同

和文化认同的时候,这时史诗就能够为它的民族提供最好的表达认同的方式。古代波斯民族史诗《列王纪》在团结人民,激励人民的爱国主义,反对异族侵略的战斗中发挥过巨大作用。^⑦柯尔克孜族在历史上长期遭受异民族的蹂躏,柯尔克孜族伟大史诗《玛纳斯》讲述了玛纳斯家族八代英雄与来犯的异民族侵略者的斗争。“《玛纳斯》成为柯尔克孜的民族魂,成为柯尔克孜民族的精神支柱。”^⑧史诗《勇士锡林嘎拉珠》也具备这样的功能,那就是英雄解救被蟒古思抢劫的部落成员并战胜和消灭蟒古思,是蒙古英雄史诗普遍的核心主题。

同样,在当今经济政治全球化的背景下,英雄史诗也成为用来表达人类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文化资源。就内蒙古的草原文化大区建设来讲,史诗作为标志性草原文化,不仅用来表达草原文化的独特内涵,而且还可以为草原文化的产业化发展提供很多的无形资源。因此,科学认识英雄史诗并合理利用英雄史诗的文化资源,就直接关系到草原文化建设的具体环节。其实,从很早开始,国内外已经有了与史诗相关的文化产业的成功先例。譬如,著名的荷马史诗曾经多次被改编成《特洛伊战争》等商业大片搬上银幕。吉尔吉斯斯坦多次把史诗《玛纳斯》搬上歌剧舞台,经久不衰。根据《玛纳斯》第二部改编的歌剧《阿依曲莱克》于1938年在莫斯科艺术节上一炮打响,至今已经演出七百多场,成为吉尔吉斯斯坦现代歌剧艺术的经典之作。除此之外,根据史诗内容改编的歌剧《玛纳斯》、话剧《玛纳斯之子赛麦台》、话剧《阿依阔勒玛纳斯》等都已经成为吉尔吉斯斯坦经久不衰的经典剧目。^⑨而当今卡尔梅克的《江格尔》艺人查干扎姆(Okna Tsahan zam)使古老的《江格尔》史诗和呼麦走向世界,深受世

人欢迎。这些都是成功的案例,对我们科学认识和合理利用草原史诗文化资源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而且,近年来国内相关文化部门和文化企业开始把目光投向英雄史诗:一是内蒙古各地区地方政府在打造文化品牌的过程中认识到了草原史诗文化的价值,从而致力于把各地流传的英雄史诗打造包装成地方文化品牌;二是一些文化企业看到了英雄史诗的潜在价值,开始在影视制作(如卡通、动漫)等领域探索开发与史诗相关的文化产品。本文暂不谈第二个趋势,重点讨论第一个问题,即在地方文化的建设中如何科学认识和合理利用英雄史诗资源,也就是说如何复兴史诗传统,同时又保护好史诗的原生态传承。这里,史诗《勇士锡林嘎拉珠》已经提供了分析的案例。

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是史诗《勇士锡林嘎拉珠》流传的地方之一。内蒙古电视台蒙古语卫视《索艺乐》节目第386期曾经制作过一期介绍史诗《阿巴嘎史诗勇士锡林嘎拉珠》的专题片。笔者观看之后,思考了很多问题。首先,阿巴嘎旗政府部门从保护和发展史诗传统的立场出发复原《勇士锡林嘎拉珠》的动机和决策是美好的,但是下属相关文化部门的具体做法却是不可取的。阿巴嘎旗老艺人哈木苏荣于1980年无伴奏演唱的《勇士锡林嘎拉珠》依然保留着喀尔喀—巴尔虎史诗的古老演唱传统,表演形式和曲调都是原生态的。但是,复原的时候却把原史诗改编成四位演员合作表演的节目,并且分别用陶布秀尔、火布思、马头琴和高音四胡伴奏。音乐导演在接受采访时说:“这样做是为了把各地区的乐器和史诗表演传统汇集在一部史诗中。”但是,实际上,蒙古人从来不用火布思伴奏演唱英雄史诗。其次,复原的史诗曲调繁杂,而且混合了西部蒙古的《江格尔》史诗和《阿尔泰

赞》的曲调。对此,音乐导演又说明:“我们的史诗是从阿尔泰来源的,因此我们以《阿尔泰赞》的曲调作为该史诗的开头曲。”我认为,这样做纯粹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乱搬”。在史诗《勇士锡林嘎拉珠》近一个世纪的研究历史中,没有一个学者通过研究得出史诗《勇士锡林嘎拉珠》从阿尔泰起源的结论。这完全是没有调查研究造成的谬论。其结果,混合多种曲调复原的《勇士锡林嘎拉珠》的表演,是丰富了原来史诗的表演传统,还是破坏了民间史诗原生态传承,其实已经不言自明。这样做的结果,不仅张冠李戴,而且与史诗的主题和内容也不尽符合。再次,阿巴嘎旗乌兰牧骑把史诗《勇士锡林嘎拉珠》搬上表演舞台,将其改编成多人混合不同乐器伴奏演唱的表演形式。这种表演形式明显是从乌兰牧骑的保留节目“多人好来宝”直接沿袭过来的。作为舞台表演艺术,这种演唱形式不是不可取,问题是这种重新组合和打造包装的形式通过媒体传播,被误导为史诗《勇士锡林嘎拉珠》的主流传承方式,实际上完全违背了蒙古英雄史诗的演唱传统。多人集体表演,表演好来宝或者民歌等都没有问题,唯独演唱史诗就出现了问题。只要有一般蒙古英雄史诗知识的人都知道,英雄史诗的演唱和民间故事的讲述是一样的,只能由一个人来演唱和讲述。在一些民族中史诗艺人演唱的时候可能有听众回应的现象,但是绝对没有多人同时讲述和演唱同一部史诗和故事的情况。从叙事学的角度讲,史诗和故事只能由一个人掌握情节内容的发展,而且在具体表演中随时都进行灵活的即兴表演的改变,因此史诗艺人每次表演的都是一个新的文本,从而听众才百听不厌。而四个演员同时表演同一部史诗,好比一张嘴里长了四条舌头,每个人只能演唱各自负责的死记硬背的段

落,在具体表演中无法灵活变化,这样表演出来的“复原史诗”,虽然表面上很热闹,但是实际上,史诗传统确是早已死去了。而过去,很多史诗艺人都熟悉自己 and 他人演唱的史诗,因此当一个艺人表演的时候其他艺人进行补充或者干脆互相之间比试的情况也是多见的,而正是这种民间的激励机制的存在,才促进了英雄史诗表演传统的长期巩固和不断发展。而四人同台演唱同一部史诗的故事,只是简单地把史诗传统“乱搬”成舞台表演形式。

其主要原因,还是在复原和开发、改编之前,相关领导和工作人员没有全面而深入地科学认识史诗《勇士锡林嘎拉珠》的文化内涵,只是简单地把该史诗打造成地方文化的标志性品牌。其中,如果说史诗《勇士锡林嘎拉珠》在新制作的节目中保留了什么,那就是史诗的印刷文本重新通过演员的口头表演,配上不伦不类的曲调被演唱了出来,实际上并没有把史诗深刻的内涵表达出来。而中外学者的研究表明,史诗《勇士锡林嘎拉珠》在短短的篇幅内包含了极其丰富而深远的历史文化信息。但是,地方政府文化部门和新闻媒体并没有根据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对史诗《勇士锡林嘎拉珠》的文化内涵和特质进行调查研究,而只是把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当做判断史诗《勇士锡林嘎拉珠》身价的筹码。其后果,不仅没有客观地介绍史诗《勇士锡林嘎拉珠》,还误导了观众正确认识史诗的传承。著名学者沈从文先生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就在《文史研究必须结合文物》一文中痛斥过这种“乱搬”的恶果。^⑩但是,当代各地方政府的文化品牌打造中依然还是盛行这种“乱搬”。

而史诗《勇士锡林嘎拉珠》至今一直流传在锡林郭勒草原和呼伦贝尔草原上,并且是老人无伴奏演唱的形式。2009年内蒙

古卫视又做了两期关于巴尔虎史诗《勇士锡林嘎拉珠》的专题片(《索艺乐》第238、239期),其中比较有价值的就是忠实记录了民间艺人演唱史诗《勇士锡林嘎拉珠》的情况。同时也报道了乌兰牧骑的演员向民间艺人虚心学习演唱史诗的情况。在这里,需要提一下专业艺人如何学习和表演史诗的问题。蒙古族曲艺大师琶杰和毛依罕都曾经演唱过很多英雄史诗,其中琶杰演唱的《格斯尔》已经成为蒙古《格斯尔》的标志性口传文本。虽然琶杰和毛依罕演唱的其他短篇史诗被一些学者批评为“模拟史诗”,但是他们是在地方史诗的传统基础上进行表演和创编这些史诗的,那就是扎鲁特—科尔沁流传的蟒古思故事传统,而没有把分别属于喀尔喀—巴尔虎史诗系统和卫拉特蒙古史诗系统的表演形式和曲调混淆在自己表演的史诗中。特别是,毛依罕赴乌兰巴托演出时学习蒙古国的史诗《四岁英雄都南宝鲁德巴图尔》,回国后在内蒙古说书厅为牧民演唱的时候几乎只字未改地逐字逐句地忠诚地演唱了史诗内容,自己基本没有加工。这些足以说明我们的老艺人对忠实继承和表演民间文学尤其是英雄史诗的态度和作风。这是今天的我们应该学习和借鉴的。

曾经有一位地方政府文化部门工作的人士向我打听过俄罗斯学者搜集记录的史诗《勇士锡林嘎拉珠》今天收藏在什么地方,并告诉我说,当地政府计划组织一个由十来人组成的代表团赴俄罗斯寻找该史诗的记录文本。我当时就回答说,与其你们花费那么多经费去俄罗斯旅游,还不如到牧区走访民间艺人更好,那样会找到真正在民间流传的活形态史诗。其中的一个问题是地方政府虽然认识到一些文化遗产的价值和重要性,但是并没有加大力度和花工夫真正到基层去做调查研究,而是做表

面文章的比较多。实际上,史诗《勇士锡林嘎拉珠》真正的根在草原,在民间,作为标志性草原文化的英雄史诗的继承和发掘无法离开草原。史诗《勇士锡林嘎拉珠》的真正保护、继承和发掘,应该是保护史诗传承于其中的文化空间,而不是把史诗从真正的草原生活空间抽离出来,简单打造包装之后搬上表演舞台就了事。

三、科学认识和合理利用草原文化资源

本文用最小的具体个案探讨了草原文化研究的理论成果对草原文化建设中文化资源合理利用的指导作用问题。草原文化的研究要服务于草原文化资源的传承和合理利用,要为具体的文化建设提供对策和建议,这是从事草原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的心愿和责任。而更重要的是草原文化的研究必须得到各级政府的地方政府的正确理解和实质性的支持。根据以上个案的分析,笔者认为,各级地方政府和文化部门保护和开发利用草原文化资源,应该注意和重视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切忌“乱搬”。在实施草原文化建设工程的过程中,地方政府的领导和相关工作人员应该先到基层做充分的调查研究,并认真听取专家学者的建议,吸收前人研究成果,要对所建设的项目和打造的文化品牌进行全面深入的评估,最后做出正确的决策。特别是像英雄史诗这样一旦消亡就无法恢复的不可再生文化资源的继承和发展,一定要谨慎行事。包括《勇士锡林嘎拉珠》在内,草原史诗传承的真正舞台在草原上,而不是“乱搬”上舞台的表演形式。史诗《勇士锡林嘎拉珠》是喀尔喀—巴尔虎系统的史诗,其原生态传承方式就是无乐器伴奏的曲调简

单的口头演唱形式。这种史诗的表演中最重要的是史诗在比较稳定的传承中带有动态的具体表演中的灵活变化。其表演形式的复原,也应该尊重英雄史诗的口头传统特征。一个真正的史诗艺人是“使史诗在不变中能够不断变化”的人。而一部史诗的演唱改编成多人混合演唱,违背了蒙古英雄史诗这个最根本的传承规律,这种“乱搬”只能把蒙古史诗传统推入死胡同。因此,笔者建议,地方政府和相关文化部门在开发和利用草原文化资源的时候先做充分的调查研究,特别是到草原文化资源生长的土壤——民间去考察和调研,然后虚心吸取该领域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经过充分论证和探讨之后做出接近传统文化事实的复原方案。只有这样尊重事实、科学复原的草原文化资源才能走向全国乃至全世界,才能被子孙后代世代传承下去。

其次,“活鱼要在水中看”。草原文化资源的土壤是草原,在基层,草原文化资源的合理利用一定要与民族文化传统联系起来,不能把某些文化要素单独抽取出来,以局部代表全部,以个别代表普遍。好比“活鱼要在水中看”,一定要把文化保护、开发利用与文化遗产的保护结合起来。草原文化资源的科学认识和合理利用一定要“眼光向下”,要看到草原文化的真正内涵和特质。文化品牌的打造一定要以文化资源的普查为基础,有多少可资利用的资源,决定了打造出什么样的文化品牌。就拿史诗《勇士锡林嘎拉珠》来讲,该史诗流传的地区同时还流传着其他史诗,而且这些史诗共同构成了地区史诗传统。一个史诗艺人不仅仅是只会演唱一部史诗的民间艺人,而是基本掌握他生活的地区的大部分史诗演唱传统的人。因此,无论是对史诗也好,对史诗艺人也好,我们应该用联系的观点看待问题,把具体的史

诗放在整体的史诗传统中进行思考和复原、开发。

再次,媒体导向要明确责任。草原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利用,地方政府和媒体的合作一定要尊重事实,尊重科学研究的成果,一定要对草原文化资源认真负责。媒体的制作和传播一定要先做好调查和研究,而不是简单的剪接和解说就了事。

草原文化的长期建设,并不是简单的打造和包装地方文化品牌的形象工程,而是建构草原上的人民世代代传承和享用的文化工程。这种文化工程,一定要有深刻的内涵而且实事求是,而不仅仅是流于表面。只有尊重事实,尊重文化资源自身的发展规律,以科学认识为依据,合理利用的文化资源,才能在当代文化建设中保持顽强的生命力,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注 释:

- ① 吴团英:《略论草原文化研究的几个问题》,《论草原文化》第二辑,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9页。
- ② 早期著名的两个文本分别是:1904年布里亚特蒙古人达瓦演唱,扎木察拉诺音标记录的《阿拜·黑林·嘎拉珠·巴图尔》,收入扎木察拉诺、鲁德涅夫编:《蒙古民间文学作品选粹·第一集·喀尔喀方言》,彼得堡,1908年。
- ③ 蒙古国纳木南道尔吉演唱,波佩搜集整理:《恩和宝鲁德汗》,《亚洲研究》第五卷,1928年。N. Poppe. Zum Khalkha Mongolischen Hildenpos. ASIA MAJOR. 1928. 183~213.
- ④ Walther Heissig, Erzählstoffe Rezenter Mongolischer Heldenichtung,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1988. 23~35.
- ④ 西乌珠穆沁旗牧民丹增讲述,那布和哈达记录整理:

- 《恩和宝鲁德汗》，《锡林郭勒民间文学（一）》，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31页。该文本的一个特点是再一次证明了史诗《勇士锡林嘎拉珠》与另一部史诗《三岁勇士古那干》之间的亲缘关系。
- ⑤ 阿拉善盟毕力古岱 2005年6月10日讲述：《勇士锡林嘎拉珠》，乌云达利 2002年6月5日讲述：《勇士锡林嘎拉珠》，收入铁木尔布和主编：《内蒙古民间故事全书——阿拉善右旗卷》下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55~566页；铁木尔布和编辑整理：《阿拉善蒙古族民间故事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21~531页。
- ⑥ [芬兰]劳里·航柯著，孟慧英译：《史诗与认同表》，《民族文学研究》，2001年第2期。
- ⑦ [波斯]菲尔多西著，张鸿年译：《列王纪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
- ⑧ 郎樱：《玛纳斯论》，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8页。
- ⑨ 阿地里·居玛吐尔地：《中亚民间文学》，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01页。
- ⑩ 沈从文：《龙凤艺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5页。